

你不用光芒万丈 但可以温暖如光

○赵瑞海（1999级机械）

我是从河南一个不知名的小镇考入清华的，上大学之前去过最大的城市就是省会郑州，还是因为参加省里的生物竞赛。作为一个典型的“小镇做题家”，来到清华之后沦为“学渣”简直是必然的。回想起在清华七年的求学路，仍有太多的感慨和感怀。

“你怎么连这都不会？”

作为“小镇青年”来到清华，面临的最大挑战首先是得能够把课程“扛”下来。上课听不懂，可以回来看教辅资料；作业不会做，可以等同学做完了拿来“消化”，但大一时真正为难的是C语言的大作业和大学物理的实验课，整个人都是懵的，完全不得要领。

C语言调程序一个通宵都弄不通，恨不得抱着键盘哭；大学物理实验课都要下课了还做不出结果，恨不能拉着老师衣角恳求再给几分钟。有一次实验课，实在搞不出结果，拉着旁边的同学求救，被同学直接怼了一句：“你怎么连这都不会！”我现在早已记不得是谁说的了，但当时确如五雷轰顶一般。因为这话太熟悉了，这不就是中学时我给别人讲题的口头禅么！如今风水轮流转，自己被同学怼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是啊，你这个“天之骄子”，怎么连这都不会！

那天，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荷塘边，朱自清先生笔下那“田田的荷叶”就好像一张张仰天长啸的大口，口口都在呼喊：

“你怎么连这都不会！”一度我都在怀疑：“我为什么要来清华？干嘛不去个一般的学校优哉游哉地混日子！”

当然，放弃已经是不可能的了。骨子里自强的信念支撑着我重新审视眼前的困难，可能是中学太顺了，没有提前预习准备的习惯，现在遇到要自主完成任务就露了马脚。于是，我开始不断地跟自己说：“我怎么能连这都不会？”默默告诉自己：“不要慌，你行的！”查资料、想办法，慢慢积累，那些难题也就不再是难题。被现实打回原形，重新认识到自己只是个普通人，要用最笨的办法、下最苦的功夫才能够把一件事情做好，这是清华教给我的第一课。

清华本科教育一直强调“厚基础、宽口径”，四年本科读完了，才发现还是学了那么多东西。理论课程不说，单是动手的实验课就有一长串：从原始的车、铣、



本科期间完成控制课程大作业，与同组同学合影。左起：万科、赵瑞海、刘利

刨、磨、钳，到先进的激光成型、数字制造；从经典的力学、光学、电学实验，到数字钟、电梯控制程序和远距离检测元件组装；从实验室SRT项目、重工制造厂生产实习到毕业设计完成一个独立课题。

但相对于课上学到的东西，从“你怎么连这都不会”到“我怎么能连这都不会”的转变，才是带给我一生的重要收获。毕业这么多年，无论是在什么岗位，无论遇到什么难题，我的第一反应就是：不要慌，你应该会的！剩下的无非就是静下心来找思路，一步步做功课罢了。

清华讲“自强不息”，我自己的体会是，一个人只要努力克服内心的羁绊，努力去成就更好的自己，就是最基础最根本的“自强不息”！

“工科生也懂爱？”

靠刻苦读书考上清华的，特别是我们这些工科院系的男生，大多都比较内向甚至木讷。尽管不擅表达，但并不代表我们不懂得爱。在清华园里，有我们热爱甚至于崇拜的师长，有朝夕相处的伙伴，当然也有朴素真挚的爱情。如果没有爱的滋养，我们这些“学渣”恐怕也无法坚持到最后。

公认的大学课程第一关是“微积分”。看课本似乎不难，但老师一讲就像是在听天书，作业稍微难一点就更是毫无思路。教我们微积分的是高策理老师，不管是学术还是教学都非常过硬。一开始上他的课我们总想抱怨点什么，抱怨大阶梯教室找不到上课的感觉，抱怨老师讲课太快，一堂课扫过几十页实在“没人道”，好像微积分学不好总有各种客观原因。

后来有段时间高老师摔伤了，换了一

位老师来代课。可能是早已习惯了高老师的风格，听新老老师的课我们又是一百个不习惯。直到有一天，高老师突然拄着拐杖出现在教室里，把拐杖归拢讲台边，用手扶住讲台说：同学们，以后继续由我来给大家上微积分！教室里突然鸦雀无声，几秒钟后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这掌声，就是一群工科男对一位老师最真挚的爱。对我而言，我觉得微积分之所以学得还不错，有一半要感谢高老师当年那一摔，让我懂得了失去过才懂得珍惜。

清华是一个讲集体主义的地方。我们年级四个班，我所在的班级凑巧也是个“学渣班”。头两年下来，全系前三十名中我们班只有三四个人，后三十名倒是一大堆。虽然大家嘴上说：清华嘛，有人第一就要有人垫底。但辅导员可坐不住了，大三刚开始就安排我们开主题班会，带领大家好好抓抓学风。

作为班里首任团支部书记和时任学习委员，我自然被安排作为主题班会的主要组织者。大部分活动内容已经记不清了，只记得在新水的教室里，班里有位家境很差的同学，回忆起拿到清华录取通知书时父亲的骄傲，反思现在不努力学习是多么不应该。在他讲述的时候，我默默打开了背景音乐，反复播放刘欢的《从头再来》：“昨天所有的荣誉，已变成遥远的回忆……再苦再难也要坚强，只为那些期待眼神。”这场班会后来到底起到了多大作用我不知道，只知道有好几个同学当场就落泪了。

人的一生，不可能因一次短暂活动发生彻底改变，但人生的波折和美好，又何尝不是被这么一次又一次触及心灵的感触所串联起来的呢？

女生节的时候，我们为班里唯一的女同学精心准备礼物，这让一群工科男感受到宠着别人也是一种幸福。学生节的时候，我们作为观众、演员或工作人员参与全系狂欢，这让一群书呆子能有渠道表达对集体的热爱。“非典”的时候，我们响应学校的号召，在校园内安静地学习生活，用这种方式来诠释我们对祖国和人民的爱。

清华讲“厚德载物”，我自己的体会是，一个人只要珍惜爱、懂得爱也愿意给予爱，他就一定能做到“厚德载物”。

“清华人该啥样？”

因为是“学渣”起步，我算是后知后觉，好多事情都是到了研究生阶段才去思考。读研时，导师曾攀先生给了我很大的影响。那时候，曾老师刚刚40岁，早已是长江学者特聘教授，并担任了机械系主任，但他最看重的却是教书育人。

曾老师每周要组织课题组研讨，定期给每个研究生进行学术指导，同时也一直坚持不离开讲台。他的“有限元原理”课不仅享誉清华，很多北航、北科大的研究生都要溜进来旁听，将教室挤爆，后来更是搬到了线上，火遍了学术圈。他编写和



“非典”期间的篮球赛后合影。后排右1为赵瑞海

翻译的几本有限元课程教材，也一直是国内最受欢迎的教材。

为了能兼顾科研、管理和教学，曾老师每天工作时间都很长。晚上九点多离开实验室后，回家还要再工作三四个小时。后来，我自己走上工作岗位后，每当遇到任务繁重、分身乏术，想要放松一下的时候，我就会想到我的导师。像曾老师这样功成名就者尚且对自己如此严格要求，我又有什么资格懈怠呢？

读研究生的时候，响应学校号召，一直在做“双肩挑”辅导员。因为这个原因，结识了更多特别优秀的同学，他们也给我很多启发。

跟最优秀的同学同行，让自己更清楚自己就是个普通人。来自计算机系的蓝总是技术大拿，一个管理系统人家叫几个兄弟闭关几天就捣腾出来了；来自经管学院的丁丁是辩论高手，就没有他接不上来的话、说不过的理；来自汽车系的冰妹是超级学霸，成绩单上就没几个不是100分的；来自精仪系的江哥则是超级社会活动家，到哪儿都是他的朋友，任谁都买他的账……

知道自己不如别人，才不会夜郎自大，才能时刻都以一颗谨小慎微的心，兢兢业业去做好每一件事情。跟最优秀的同学同行，也让自己更理解优秀来自何方。涛哥口才不好，但事事冲锋在前、收尾在后；倪导看似性格柔弱，却是心细如发、从不出错；还有大男孩小贺，胖嘟嘟的外表下是永远都能涌现的新主意……在这个团队里，我才真正理解到什么叫尺有所短、寸有所长。只要做好自己，谁都可以是最优秀的一员。

不光是老师和同学，这个园子里的每一个人，都在用他们的行动深刻诠释：作

为一个清华人应该是啥样？

就在我们所住的28#楼下，就有一位著名的“小桥师傅”。我们入学前他就在那里修车，毕业时他仍在那里修车。小桥师傅手艺精湛，为人也最公道，能补胎的绝不会让你换胎，能矫正好的小毛病就绝不会收材料钱。就是这样一个普通手艺人，很多人毕业时还专门去跟他合影。

“小桥师傅”给我最大的触动是，虽然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一定能做出什么伟大成就，但都可以用自己的技能、人格赢得他人的尊重。

清华讲“追求卓越”，我自己的体会是，人生的际遇总是难以预料，但如果无论顺境逆境都能恪守原则，做到让身边人尊重，那就是“追求卓越”。

写在最后

一转眼本科毕业已经20年，参加工作也十七八年了。回首往事，自己从一个清华“学渣”一路走过来，是清华教会了我如何自强不息、如何厚德载物、如何追求卓越。

虽然自己资质愚钝，再加上努力不够，至今也没有什么可以跟母校汇报的成绩，但无论走到哪里，无论在哪个岗位上，我们都一直在尽己所能做好每一件事，善待每一个人。我想，平常最大的幸福就是，听到有人因为我们的工作说：清华的就是不错！

谨以此文，感谢母校的教导，并祝贺母校112周年华诞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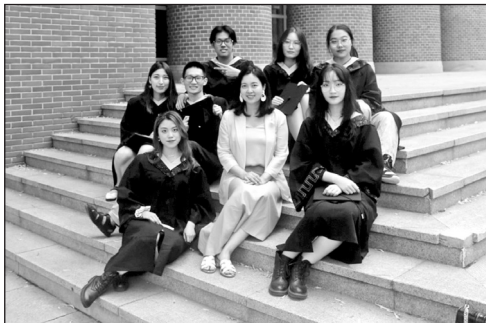
清华园——我的力量源泉

○姚璐（2009级美院）

我在清华美院环境艺术设计系本科毕业后继续攻读设计学硕士，硕士毕业后进入北京林业大学，成为了一名青年教师。今年是我们九字班毕业十周年，早在年初秩年的氛围就已经扑面而来，勾起很多有关我们这一级的美好回忆。这段时间里我在不断思考一个问题，清华对我的影响到底是什么？对比在校的生活和工作后的经历，我也发现了其中很多有意无意的关联和传承。

我的专业是环境艺术设计，进入专业之初印象最深的就是老师非常重视实地调研，没有到真实的场地中走走就开始做图是肯定不行的。我们班级同学也经常在各种“设计场地”中走走逛逛，一开始在

北京，后来组队去徽州，然后是瑞士、米兰，等等。在美院的学习让我认识到，艺术来源于生活，设计更需要对真实环境空间的体悟，有真切的场地实践经历和感受，才能激发设计灵感，才能真正做到



姚璐（中）与她的学生们